



疫情让高三家长“花样变身”

文/《中国青年报》记者 谢洋 实习生 麦梦佳 朱倩

作为一名卖服装的个体户,家在南宁的肖妈妈没有想到自己有一天也会成为学校月考的“监考员”。不过,她的监考对象只有一人——高三在家备考的女儿肖晴。

疫情期间停课不停学,对于今年1000多万名高三考生来说,每天坐在电脑前听老师在线授课并不比在教室学习轻松。而考生的家长们除了要照顾子女的一日三餐,还要配合学校充当“叫早员”“辅导员”“监考员”等诸多角色。这段难得的亲密时光,让有的父母更了解孩子的学习状态,增进了亲子关系;也让有的父母为孩子的成绩波动而焦虑,盼望疫情赶紧过去。

终于有机会天天做孩子爱吃的了

肖晴在广西南宁市的一所私立高中就读。从2月1日起,高三年级线上开学,每天早晨8点至8点半是早读时间。老师会在班级群里随机点名,被点到名的学生要在QQ电话里开麦读书。

以前6点就要起床去学校,疫情期间肖晴每天可以多睡1个多小时。女儿起床后,肖妈妈便开始准备早餐,燕麦粥、面条、米粉、三明治等,天天都不重样。上午9点左右会有10分钟的课间休息,这时肖妈妈会把早餐送到肖晴房间,让女儿抓紧时间用餐。

和紧张复习的肖晴相比,肖妈妈觉得自己像个“闲人”,肖爸爸在外地做生意,她成天只能围着女儿打转。

2月17日,肖妈妈曾尝试返回服装市场开店,但一天下来,生意没有开张。同行中也有人试着开直播,在微信群卖衣服,但收效甚微。肖妈妈干脆给自己放了个长假。

由于学校封闭了,很多放在教室的复习资料无法取出。附近路口的文印店嗅到商机,春节期间就开门了。肖妈妈心疼女儿一整天都盯着屏幕,有空就去帮她打印一些试卷。



在云南省昆明市第十中学就读的高三学生李莹从2月17日起,每天早上8点30分就准时上网课。

李妈妈平时不用工作,孩子住校时,她一般睡到10点才起。自从李莹开始上网课后,为了让女儿多睡一会儿,李妈妈戒掉了晚上看小说的习惯,每天早上7点多就爬起来给女儿准备早餐。

李莹平日里很爱吃带卷儿的宽面条,“一天能吃上三顿,还嫌不够。”离家3公里外的大型超市才售卖这种面条。

疫情暴发后,昆明市暂停了部分公交线路,李妈妈没有电动车,家里的面条消耗量也比较快,每周她都得走上3公里去超市买,一个来回要近两小时。

“看到孩子吃得那么香,我就感到很满足。”李妈妈说,自从孩子上高中住校后,女儿喜欢赖床,在学校经常吃不上早饭,晚饭也时常不吃,整个人瘦了一大圈。但这次疫情,终于有机会让李妈妈天天给孩子准备早餐,做女儿爱吃的东西了。

家中开课让父母更了解孩子

张纯是河南省濮阳市油田第二高级中学的高三学生。2月2日起,全体高三学生便开始了线上课程。

和一些家庭不同的是,张纯的父母都是教师,张爸爸是初中教学主任,张妈妈是一名小学老师。“我家不是女儿被网课老师教,就是我们在网课里教其他孩子。”张爸爸笑着说。

每天早上6点左右,张纯一家便起床了。张纯准备早读,父母准备给孩子们上网课。“一开始,孩子心态上有点不适应,但我告诉她现在正是弯道超车的好时候,她也很快调整了过来。”张爸爸说。

上课时,张妈妈在书房里用电脑给学生教学,张爸爸在客厅指导学校老师的教学安排,张纯则在自己房间上课,互不干扰。

良好的家庭氛围也让张纯养成了自律的习惯,张爸爸不怎么监督女儿学习,“她目标感非常强,全年级1000多名学生,她可以排到二三十名”。

每天下午空闲时,张爸爸会带着女儿到小区楼下遛弯。由于张纯学业压力比较大,平常上学时,张爸爸没有很多机会和女儿交流,现在疫情期间,父女的交流反而多了,张纯还会主动跟爸爸聊起她梦想的大学,这让父亲觉得很满足。

家中开课,也使得肖晴的妈妈得以直接观察到女儿在课上的学习状态。有时女儿在房间上直播课,她就在客厅听,“听听她能不能回答出来,判断一下她是否在认真听课。”除了妈妈的“暗中监视”,学校老师也会在網上经常向学生提问,提问后还会在家长群里反馈,提醒家长监督。“让肖妈妈欣慰的是,肖晴自主提问和回答问题都很积极,还得到了老师的表扬。”

前不久,高三年级进行了为期2天的线上月考。作为家中考试的监考人,肖妈妈按照要求拍了几张记录肖晴考试状态的照片后,就在一旁坐着,静音刷刷手机,时不时抬头看看。

“上一次这样坐在女儿旁边看着她学习,大约是她小学时的事了。”肖妈妈感慨地说。

只有正常开学 一切才能回归正轨

山东烟台高三学生孙宇家住在镇上,妈妈是超市职员,爸爸是司机。孙妈妈工作的超市离家仅有几分钟路程,是疫情期间周边地区唯一一家未歇业的超市。整个假期孙妈妈边上班,边抽空照顾孩子的基本生活。

孙爸爸2月1日复工。“他是电厂拉煤的,不上班不行,他不拉煤那电厂不就停电了吗?”孙妈妈说。村里从2月15日下午开始封村,现在还没有解封,孙爸爸每天上班出入,都需要在村口做好登记。

谈起儿子的学习,孙宇妈妈连说了好几个“没法儿”。孙宇1月21日放假,原本应该1月31日开学,结果现在没开学。年后这段时间,孙宇都在家上网课。

在孙妈妈看来,比起在学校上课,网课效果相差甚远,有时网络平台不太通畅,上直播课卡得要命。而且在家自学需要高度自律,儿子短时间内还做不到这点。“有时下班回家,就看到他在房间用手机看小说,我说他,他会停下来,但我一走,他又玩起来了。”

孙宇的成绩在班里位居中上游,但上次模拟考试,名次一下后退了20名。成绩刚出来,老师就约孙妈妈谈话。她也跟儿子聊过,“可他自己都不怎么紧张,我们能怎么办?”

好在疫情并没有影响家里的收入:孙妈妈在超市的工作稳定,每月都是2000多元。孙爸爸的司机工作虽然有些波动,但也基本维持在相近水平。由于没放春假,孙妈妈每天还有30元的补贴。她现在最盼望的是疫情赶紧过去,学校快些开学。“只有正常开学,一切才能回归正轨。”(根据受访者要求,文中人物均为化名)

一堂特殊送教上门课

文/新华社记者 陈晨 梁爱平

青山向着远方延展,微风拂过,油菜花海掀起“浪花”阵阵。花海的尽头,14岁的乐乐戴着口罩,正倚着门向外张望。

有些日子没有见过老师冉敏了,乐乐游移的目光中透出期待。上次见她还是半个月前,冉敏送来口罩,为乐乐上了一堂防疫科普课。或许是听懂了,一见到冉敏,他便张开双手,口中咿咿呀呀。仔细听去,是“洗手”这个词。

乐乐的家在秦巴山区腹地的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老龙村。这里四面环山,是陕西贫困程度最深的地区之一。

从小罹患脑瘫和癫痫,乐乐的智商仅相当于4岁的孩子,身材也比同龄人矮小了许多。

乐乐拉着冉敏的手走进堂屋。一张方桌、一个铅笔盒、一块小黑板,是他“独享”的课堂。冉敏铺开课本,一堂疫情下的特殊送教课,就此开启。

“这是什么?”

“花!”

“花好看吗?”

“好看!”乐乐顽皮地指了指窗外,那里已是一片花海。

“乐乐,这又是什么?仔细想想,老师教过你的。”

“嗯……”孩子歪着头冥想,突然蹦出一整句话,逗乐了冉敏:“长城!老师去过长城吗?”

奶奶古三春就站在一旁,深情的目光望过去,满眼都是孙子曾经的模样。乐乐的童年始终与医院相伴。从1岁起,父亲便带着他四处求医,安康、西安,不知跑了多少趟,病不见好,却“跑来了”十几万元外债,一个家庭就此坠入贫穷深渊。

如果不是精准脱贫,乐乐的上学梦不知还要搁浅多久。2016年,安康市汉滨区教育部门上门摸排,决定为乐乐送教上门。关庙镇花心小学的两位老师每月至少上门两次,为他讲授最基础的识字、算术和生活小常识。

冉敏至今还记得第一次见到乐乐时的情形:衣服脏兮兮的,一见到陌生人,孩子就怯怯地往奶奶身后躲,怎么叫都不应。

尽管做了功课,但教授特殊学生之难,还是出乎冉敏的意料。“孩子注意力不集中,交流困难。正常孩子学一两遍就会的内容,给他教一二十遍才能学会,但下次来,就又忘了。”

乐乐的情况并非个例。作为陕西省贫困人口最多的县区,在汉滨区,像乐乐这样无法正常入学的义务教育段残疾儿童就有511名。教育扶贫启动以来,当地政府为他们制定了进入特殊教育、随班就读、送教上门三种方案,目前,全区残疾儿童入学率达到94.5%。但如何使教学适应特殊孩子的特点,也是教育部门面临的一门全新课程。

“每个孩子都有受教育的权利,不能因为特殊而遗忘他们。”汉滨区关庙镇花心小学校长石生兵说,普通课本用不了,学校就把老师召集到一起,请来专家,为孩子们编写专门教材。

我爱我家、美丽的家乡、可爱的祖国、安全知识我知道、生活自理我能行……这本为脑瘫儿童量身定制的特殊教材,此刻就铺在乐乐面前。“这是海、这是草原。”他的指尖在一张张图画上快速划过。

“渐渐地,乐乐学会了洗脸、洗手。有次我带他路过一个池塘,他说,‘危险,会掉下去!’我会觉得,他就像是我的孩子。”冉敏说,尽管在知识层面收效不大,但孩子的安全意识、生活习惯进步明显,“比如上次课之后,他就知道疫情期间要戴口罩了。”

话音未落,乐乐就用手理了一下口罩带,一脸调皮的神情。

乐乐爱画画,最喜欢画花。冉敏手把手,一笔一划教他。一朵花的图案,在本子上渐渐浮现。

“花,春天!”乐乐一字一顿地说。

屋外,油菜花开得正艳。